



设立医师节只是第一步 改善医生处境才是重点

8月19日,我国迎来首个“中国医师节”,这一节日一经正式确立便引发了广泛关注,央视著名主持人白岩松、朱广权和广大网民一起向医师致敬。央视新闻也将首个“中国医师节”加入到微博话题#瞬间里的感动#中。长期以来,社会、网络对医生的关注多是在工作态度、医术质量等方面,而忽略了医生个体这一方向。“中国医师节”的设立,真正从行动上踏上了关注医生个体的道路,使得“医生个体”不再是关注的盲点。

往年医生带病上岗事件频现微博热搜:“医生身患肺癌晚期仍然坚

守岗位”、“医生手术间隙打点滴坚持完成手术”、“救下危重孕妇,主刀医生晕倒在手术台”。而在热点评论下,多是赞扬医生对工作认真负责的评论,或者认为这是医生本职所在,对医生这一群体个体现状的提及和担忧就显得寥寥无几。

医生虽然也是服务行业的一种,但是极高的社会责任感和工作压力导致医生这一职业不同于其他服务行业的工作,在工作中常常忽视自身的需要。近日,《中国之声》报道了“护士照顾重伤病患,突然手臂被咬长达三分钟,因担心挣脱会导致病人

身上的插管脱落,护士忍到其他医护人员为病患注射镇定剂才把手臂抽回”事件。这位护士在收获赞誉的背后,其实凸显出了一个现象,即医护人员在工作中常常忽略自身个体的需求,甚至有时候克制了本能。

实际上,医生自身的个体困境不仅存在于健康方面,2017《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发布的数据和调查结果显示:62%的医师认为执业环境没有改善;50%的医护人员认为工作没有得到社会认可;医师每周平均工作时间都在40小时以上;正高级职称年人均收入刚刚超过十万;仅19.2%的医师认为自

身健康状况很好。

由此可见,我国医生的执业环境、从医意愿、医患矛盾、工作时间与休假状况和年收入都不太乐观。这些情况也并非近期突发,而是长久以来存在的现状,但是这种个体困境却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盲点,鲜有相关政策、条例,用来解决医生个体上出现的问题。“病者困难医者治,医者困境何以医”,成为了日渐浮出水面、面向社会的痛点。

首个“中国医师节”的设立,是转变“对医生的关注角度,重视医生的个体状况”的一个重要举措。《人民日报》也以《三问医生》系列

报道从我国医生的薪资等方面来引发对医生个体状况的思考与重视。国家旨在以官方来引领社会、网络的视角,加快对医生关注视点转变的步伐。

医生们的个体需求终于得到了合理的重视和抒发,迎来了“艳阳天”。但是,仅限于活动宣传、设立节日是远远不够的,设立节日只是社会关注医生个人的第一步,改善医生处境,还需要在制度和人文关怀上行动起来。

■特约评论员 李品



华夏全媒体
主管主办
华夏日报社出版
国际标准刊号
ISSN2521-0289

编委会

李克炎 江单 张华
勇 邱亮 陶沙 黄
浩 李增勇 龚德贤
娄义华

顾问 | 方智平

社长 | 李克炎

总编辑 | 江单

执行总编辑 | 张华

常务副总编辑 | 邱

亮

常务副社长 | 陶沙

执行社长 | 黄浩

副总编辑 | 李增勇

龚德贤 娄义华 楚

粤君

视觉总监 | 古风

新闻中心

主任 | 方成成

经济新闻中心主任 | 刘中卫

编辑中心

主任 | 龚德贤(兼)

新闻影像中心

主任 | 巢砥平

美洲新闻中心

主任 | 黄浩(兼)

新闻爆料

全球

00852-31106831

中国大陆

010-61057773

24小时新闻热线

185 1382 0014

邮箱爆料

huaxiazaobao@126.com

官方网站

www.huaxiazaobao.net

对不要脸的痞子“座霸”不应留情面

8月21日,有媒体报道并在其网站上载了一段相关视频,由此视频可见,在济南至北京南站的G334次列车上,一个青年男性坐在一个青年女性的靠窗座位上,不肯坐到自己车票上的座位,被他强占了座位的青年女性只能站着劝他让开座位,回到自己车票上的座位上去,这个青年男性流里流气地回应道:“谁规定一定要按号入座?现在你有三个选择:要么你自己站着,要么你坐在我那个座位上,要么你自己去餐车上坐着去!”乘务长来了之后,该男即开始耍无赖装病,依旧不肯起来……

从视频上看,这个青年男性衣着还算整洁,由此也可推断其于人前

也不应是不要脸之徒。在视频里,这个青年男性的脸部虽然被打上了马赛克,但仍可见其整个身体瘫堆在座位上,一副毫不在意的流氓无赖相。从这副近似“北京瘫”的坐相,以及给劝其让开座位者的三个选择和对乘务长带搭不理的态度看,这个青年男性应该不是第一次在公众场所现其痞行,其“我是流氓我怕谁”的笃定,“我就不要脸能把我怎么着”的蛮横,显然都是出自于其以往所为的成功经验。

对于上述痞行,当然有法律的解决途径。持有这个座位号车票的乘客,可以根据合同(车票)要求所乘车辆的乘务人员履行合同,提供合同规定的乘车条件;

而乘务人员同样可以要求没有按合同(车票)规定乘坐车辆的人按照合同规定的权利义务行事;乘车人可以放弃自己(合同规定座位)的权利,但不能以侵犯他人合同权利作为放弃自己权利的前提。对于拒不停止、持续侵犯他人权利,并由此造成(铁路)方违约——不能向合同(车票)缔约者提供合同规定乘车条件——的人,乘务人员可以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进行处置,依法强制侵犯他人权利者停止侵犯,并视情节将其列入禁乘“黑名单”。

问题还在另外一方面。这就是在法律层面以外,一个看上去也还人模人样的青年男性,何以能在公众场所——

并且在网络社交媒体如此发达的当下摆出一副“爱谁谁”的流氓地痞无赖相?这个还将在社会上度过好几十年生涯的人,难道就靠这副写满了流气痞气的嘴脸走南闯北?当然,问题还有另一个问法,那就是当约定人们在公共场所如何行为的社会道德约束不了这些不要脸面者时,人们应该怎样面对,这也正是上述报道所问:“遇上这样的人该怎么办?”

对于突破道德底线的人,应该有法律规范之。上述在公共场所公然耍流氓者,实际上是法律适用和制裁缺失的结果。法律适用和制裁缺失,是流氓痞子得手进而得利、又进一步更无忌惮地耍流氓的

前提。

流氓地痞是社会的解构性因素。他们流气行痞的对象,往往是社会的弱者。此所谓“弱”,首先是肢体力量之弱。而他们不行道德,挑战社会秩序之举,其实也正是瞅准了法律不适的社会弱点。如果上述劝那个行痞霸座者的是个彪形大汉,可能不劳乘务长驾,霸座者会乖乖自己离开,没准还带着谄笑。而流氓地痞行为的受害者,在法律不行的环境里,往往会成为社会的失意者,其所对应者恰是法律的公信力。

■光明

200块卖自习座位的人,理解不了努力和梦想的可贵

近日,有网友爆料称,自己准备考研,发帖说想在合肥某高校教室内自习,没想到有一位自称是该校学生的人主动找上门来,称能将其先前占好的自习座位转租给自己,收费200元,用半年。(人民网8月22日)

但一个常识是,无论何时,自习室座位不是商品,不能完全按照市场那一套来玩。它是公共资源,抢来不坐,已属不该,是一些人对另一些人正当学习权利的无视和粗暴践踏;转租谋利,更是匪夷所思,

是部分人利用另一部分人努力学习的热情谋利,可谓毫无公共道德意识。这种举动及背后支撑这种举动的思维,不可轻视。

按照报道,该大学转租自习座位的现象并非个例,学校贴吧里已出现多条转租帖,甚至形成了“精细化”的运作模式,座位按照租赁时间的长短和位置,价格在200元到400元不等。一些考研族在权衡之下,只得接受宰割。虽然目前不能确定转租者都是大学生,但至少有一些大学生参与了此

事。

无论转租者是谁,既然发生在校内,校方的管理都不该缺位。校方表态称,学校的教室座位在非上课时间面向社会开放,任何人都拥有使用权,不允许学生进行私自转租。这固然体现了大学的开放包容心态,值得肯定。但在具体做法上,校方表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清场,一个自习室座位很难保持半年的时间不变,因此网上转租的传言很有可能是骗局,提醒考研学子不要轻信。这姑且算是一种解释,但还是

过于模糊笼统,且有急于自我辩解和撇清责任的嫌疑,没有看到正在发生的现实与学生呼声。

当然,根本原因还在于改变一些人脑子里唯利是图的意识。现在的大学生,成长于市场经济较发达的年代,古话也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但这有一个前提,就是不违背法律道德、不损害他人利益。赚钱就该通过自身的努力或创造,正正当当地获取,而不是放弃底线原则,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对于进校备考的校外人员,同样应

该自觉遵守校方各项规定制度,珍惜现有的学习环境,认真学习备考,而不是把他人对知识的追求,当成自己薅羊毛的良机。

要做到这些,固然需要学校的教育与引导,但作为成年人的大学生与校外人士也要自我警醒。树立基本的公共道德意识,并不是什么过高的要求,而是现代人最起码的素质之一。

■胡印斌